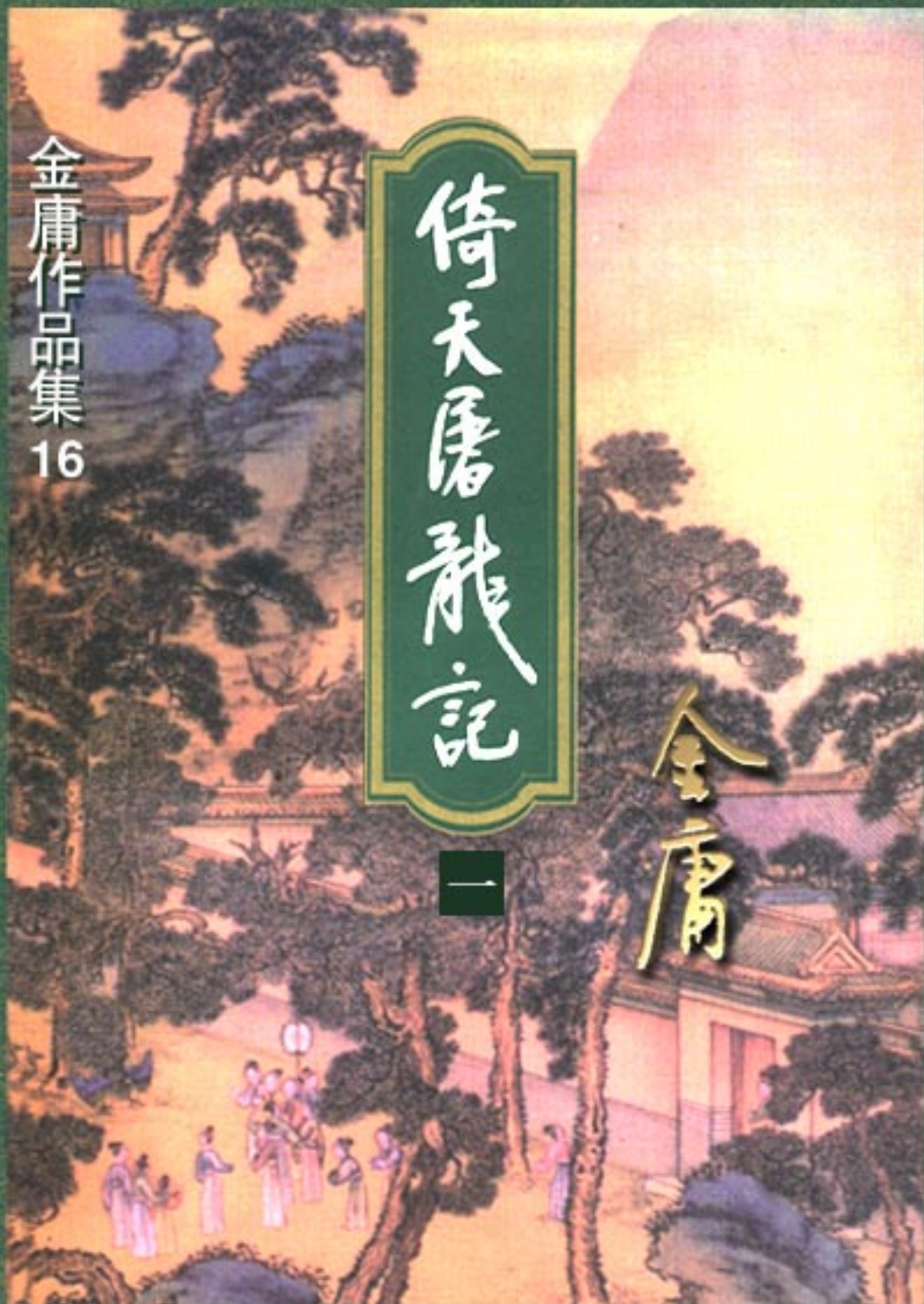


金庸作品集 16

倚天屠龍記

一

金庸



倚天屠龙记

第一集

金庸著

金庸作品集“三联版”序

我在小学时就爱读课外书。低年级时看《儿童画报》、《小朋友》、《小学生》，后来看内容丰富的“小朋友文库”，再似懂非懂地阅读各种各样章回小说。到五六年级时，就开始看新文艺作品了。到现在，我还是喜爱古典文学作品多于近代或当代的新文学。那是个性使然。有很多朋友，就只喜欢新文学，不爱古典文学。

现代知识当然必须从当代的书报中去寻求。小学时代我得益最多、记忆最深的，是我爸爸和哥哥所购置的邹韬奋先生所撰的《萍踪寄语》、《萍踪忆语》等世界各地旅行记，以及他所主编的《生活周报》（新的和旧的）。在童年时代，我已深受邹先生和生活书店之惠。生活书店是三联书店的主要组成部分，十多年前，香港三联书店就和我签了合同，准备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我的小说，后因事未果。这次重行筹划，由三联书店独家出版中国大陆地区的简体字本，我不但感到欣慰，回忆昔日，心中充满了温馨之意。

撰写这套总数三十六册的《作品集》，是从一九五五年到七二年，前后约十三、四年，包括十二部长篇小说，两篇中

篇小说，一篇短篇小说，一篇历史人物评传，以及若干篇历史考据文字。出版的过程很奇怪，不论在香港、台湾、海外地区，还是中国大陆，都是先出各种各样翻版盗印本，然后再出版经我校订、授权的正版本。在中国大陆，在这次“三联版”出版之前，只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一家，是经我授权而出版了《书剑恩仇录》。他们校印认真，依足合同支付版税。我依足法例缴付所得税，余数捐给了几家文化机构及支助围棋活动。这是一个愉快的经验。除此之外，完全是未经授权。

不付版税，还在其次。许多版本粗制滥造，错讹百出。还有人借用“金庸”之名，撰写及出版武侠小说。写得好的，我不敢掠美；至于充满无聊打斗、色情描写之作，可不免令人不快了。也有些出版社翻印香港、台湾其他作家的作品而用我笔名出版发行。我收到过无数读者的来信揭露，大表愤慨。相信“三联版”普遍发行之后，可以制止这种种不讲道义的行为。侠义小说的主旨是要讲是非、讲道义，可不能太过份吧。

有些翻版本中，还说我和古龙、倪匡合出了一个上联“冰比冰水冰”征对，真正是大开玩笑了。汉语的对联有一定规律，上联的末一字通常是仄声，以便下联以平声结尾，但“冰”字属蒸韵，是平声。我们不会出这样的上联征对。大陆地区有许许多多读者寄了下联给我，大家浪费时间心力。

为了使得读者易于分辨，我把我十四部长、中篇小说书名的第一个字凑成一副对联：“飞雪连天射白鹿，笑书神侠倚碧鸳”。我写第一部小说时，根本不知道会不会再写第二部；

写第二部时，也完全没有想到第三部小说会用什么题材，更加不知道会用什么书名。所以这副对联当然说不上工整，“飞雪”不能对“笑书”，“白”与“碧”都是仄声。但如出一个上联征对，用字完全自由，总会选几个比较有意义而合规律的字。

有不少读者来信提出一个同样的问题：“你所写的小说之中，你认为哪一部最好？最喜欢哪一部？”这个问题答不了。我在创作这些小说时有一个愿望：“不要重复已经写过的人物、情节、感情，甚至是细节。”限于才能，这愿望不见得能达到，然而总是朝着这方向努力，大致来说，这十五部小说是各不相同的，分别注入了我当时的感情和思想，主要是感情。我喜爱每部小说中的正面人物，为了他们的遭遇而快乐或悲伤，有时会非常悲伤。至于写作技巧，后期比较有些进步。但技巧并非最重要，所重视的是个性和感情。

这些小说在香港、台湾都曾拍摄为电影和电视连续集，有的还拍了三、四个不同版本，此外有话剧、京剧、粤剧等。跟着来的是第二个问题：“你认为哪一部电影或电视剧改编演出得最成功？剧中的男女主角哪一个最符合原著中的人物？”电影和电视的表现形式和小说根本不同，很难拿来比较。电视的篇幅长，较易发挥；电影则受到更大限制。再者，阅读小说有一个作者和读者共同使人物形象化的过程，许多人读同一部小说，脑中所出现的男女主角却未必相同，因为在书中的文字之外，又加入了读者自己的经历、个性、情感和喜憎。你会在心中把书中的男女主角和自己的情人融而为一，而别人的情人肯定和你的不同。电影和电视却把人物的形象固定

了，观众没有自由想像的余地。

武侠小说继承中国古典小说的长期传统。中国最早的武侠小说，应该是唐人传奇中的《虬髯客传》、《红线》、《聂隐娘》、《昆仑奴》等精彩的文学作品。其后是《水浒传》、《三侠五义》、《儿女英雄传》等等。现代比较认真的武侠小说，更加重视正义、气节、舍己为人、锄强扶弱、民族精神、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。读者不必过份推究其中某些夸张的武功描写，有些事实上不可能，只不过是中国武侠小说的传统。聂隐娘缩小身体潜入别人的肚肠，然后从他口中跃出，谁也不会相信是真事，然而聂隐娘的故事，千余年来一直为人所喜爱。

我初期所写的小说，汉人皇朝的正统观念很强。到了后期，中华民族各族一视同仁的观念成为基调，那是我的历史观比较有了些进步之故。这在《天龙八部》、《白马啸西风》、《鹿鼎记》中特别明显。韦小宝的父亲可能是汉、满、蒙、回、藏任何一族之人。即使在第一部小说《书剑恩仇录》中，主角陈家洛后来也皈依于回教。每一个种族、每一门宗教、某一项职业中都有好人坏人。有坏的皇帝，也有好皇帝；有很坏的大官，也有真正爱护百姓的好官。书中汉人、满人、契丹人、蒙古人、西藏人……都有好人坏人。和尚、道士、喇嘛、书生、武士之中，也有各种各样的个性和品格。有些读者喜欢把人一分为二，好坏分明，同时由个体推论到整个群体，那决不是作者的本意。

历史上的事件和人物，要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看。宋辽之际、元明之际，明清之际，汉族和契丹、蒙古、满族等

民族有激烈斗争；蒙古、满人利用宗教作为政治工具。小说所想描述的，是当时人的观念和心态，不能用后世或现代人的观念去衡量。我写小说，旨在刻画个性，抒写人性中的喜愁悲欢。小说并不影射什么，如果有所斥责，那是人性中卑污阴暗的品质。政治观点、社会上的流行理念时时变迁，人性却变动极少。

小说写成后曾有过不少改动和增删，但失误和不足之处不免仍旧很多。我把每一位读者都当是朋友。朋友们的指教自然永远是欢迎的。

金庸

一九九四年一月

目 录

一	天涯思君不可忘.....	2
二	武当山顶松柏长	49
三	宝刀百炼生玄光	72
四	字作丧乱意彷徨.....	122
五	皓臂似玉梅花妆.....	147
六	浮槎北溟海茫茫.....	197
七	谁送冰舸来仙乡	224
八	穷发十载泛归航.....	257
九	七侠聚会乐未央.....	291
十	百岁寿宴摧肝肠.....	353

一 天涯思君不可忘

“春游浩荡，是年年寒食，梨花时节。白锦无纹香烂漫，玉树琼苞堆雪。静夜沉沉，浮光霭霭，冷浸溶溶月。人间天上，烂银霞照通彻。

浑似姑射真人，天姿灵秀，意气殊高洁。万蕊参差谁信道，不与群芳同列。浩气清英，仙才卓犖，下土难分别。瑶台归去，洞天方看清绝。”

作这一首《无俗念》词的，乃南宋末年一位武学名家，有道之士。此人姓丘，名处机，道号长春子，名列全真七子之一，是全真教中出类拔萃的人物。《词品》评论此词道：“长春，世之所谓仙人也，而词之清拔如此”。这首词诵的似是梨花，其实词中真意却是赞誉一位身穿白衣的美貌少女，说她“浑似姑射真人，天姿灵秀，意气殊高洁”，又说她“浩气清英，仙才卓犖”，“不与群芳同列”。词中所颂这美女，乃古墓派传人小龙女。她一生爱穿白衣，当真如风拂玉树，雪裹琼苞，兼之生性清冷，实当得起“冷浸溶溶月”的形容，以“无俗念”三字赠之，可说十分贴切。长春子丘处机和她在终南山上比邻而居，当年一见，便写下这首词来。

这时丘处机逝世已久，小龙女也已嫁与神雕大侠杨过为妻。在河南少室山山道之上，却另有一个少女，正在低低念诵此词。

这少女十八九岁年纪，身穿淡黄衣衫，骑着一头青驴，正沿山道缓缓而上，心中默想：“也只有龙姊姊这样的人物，才配得上他。”这一个“他”字，指的自然是神雕大侠杨过了。她也不拉缰绳，任由那青驴信步而行，一路上山。过了良久，她又低声吟道：“欢乐趣，离别苦，就中更有痴儿女。君应有语，渺万里层云，千山暮雪，只影向谁去？”

她腰悬短剑，脸上颇有风尘之色，显是远游已久；韶华如花，正当喜乐无忧之年，可是容色间却隐隐有懊闷意，似是愁思袭人，眉间心上，无计回避。

这少女姓郭，单名一个襄字，乃大侠郭靖和女侠黄蓉的次女，有个外号叫做“小东邪”。她一驴一剑，只身漫游，原想排遣心中愁闷，岂知酒入愁肠固然愁上加愁，而名山独游，一般的也是愁闷徒增。

河南少室山山势颇陡，山道却是一长列宽大的石级，规模宏伟，工程着实不小，那是唐朝高宗为临幸少林寺而开凿，共长八里。郭襄骑着青驴委折而上，只见对面山上五道瀑布飞珠溅玉，奔泻而下，再俯视群山，已如蚁蛭。顺着山道转过一个弯，遥见黄墙碧瓦，好大一座寺院。

她望着连绵屋宇出了一会神，心想：“少林寺向为天下武学之源，但华山两次论剑，怎地五绝之中并无少林寺高僧？难道寺中和尚自忖没有把握，生怕堕了威名，索性便不去与会？又难道众僧侣修为精湛，名心尽去，武功虽高，却不去和旁

人争强赌胜？”

她下了青驴，缓步走向寺前，只见树木森森，荫着一片碑林。石碑大半已经毁破，字迹模糊，不知写着些甚么。心想：“便是刻凿在石碑上的字，年深月久之后也须磨灭，如何刻在我心上的，却是时日越久反而越加清晰？”瞥眼只见一块大碑上刻着唐太宗赐少林寺僧的御札，嘉许少林寺僧立功平乱。碑文中说唐太宗为秦王时，带兵讨伐王世充，少林寺和尚投军立功，最著者共一十三人。其中只昙宗一僧受封为大将军，其余十二僧不愿为官，唐太宗各赐紫罗袈裟一袭。她神驰想象：“当隋唐之际，少林寺武功便已名驰天下，数百年来精益求精，这寺中卧虎藏龙，不知有多少好手。”

郭襄自和杨过、小龙女夫妇在华山绝顶分手后，三年来没得到他二人半点音讯。她心中长自记挂，于是禀明父母，说要出来游山玩水，实则是打听杨过的消息，她倒也不一定要和他夫妇会面，只须听到一些杨过如何在江湖上行侠的讯息，也便心满意足了。偏生一别之后，他夫妇从此便不在江湖上露面，不知到了何处隐居，郭襄自北而南，又从东至西，几乎踏遍了大半个中原，始终没听到有人说起神雕大侠杨过的近讯。

这一日她到了河南，想起少林寺中有一位僧人无色禅师是杨过的好友，自己十六岁生日之时，无色瞧在杨过的面上，曾托人送来一件礼物，虽然从未和他见过面，但不妨去问他一问，说不定他会知道杨过的踪迹，这才上少林寺来。

正出神间，忽听得碑林旁树丛后传出一阵铁链当啷之声，一人诵念佛经：“是时药叉共王立要，即于无量百千万亿大众

之中，说胜妙伽他曰：由爱故生忧，由爱故生怖；若离于爱者，无忧亦无怖……”郭襄听了这四句偈言，不由得痴了，心中默默念道：“由爱故生忧，由爱故生怖；若离于爱者，无忧亦无怖。”只听得铁链拖地和念佛之声渐渐远去。

郭襄低声道：“我要问他，如何才能离于爱，如何能无忧无怖？”随手将驴缰在树上一绕，拨开树丛，追了过去。只见树后是一条上山的小径，一个僧人挑了一对大桶，正缓缓往山上走去。郭襄快步跟上，奔到距那僧人七八丈处，不由得吃了一惊，只见那僧人挑的是一对大铁桶，比之寻常水桶大了两倍有余，那僧人颈中、手上、脚上，更绕满了粗大的铁链，行走时铁链拖地，不停发出声响。这对大铁桶本身只怕便有二百来斤，桶中装满了水，重量更是惊人。郭襄叫道：“大和尚，请留步，小女子有句话请教。”

那僧人回过头来，两人相对，都是一愕。原来这僧人便是觉远，三年以前，两人在华山绝顶曾有一面之缘。郭襄知他虽然生性迂腐，但内功深湛，不在当世任何高手之下，便道：“我道是谁，原来是觉远大师。你如何变成了这等模样？”觉远点了点头，微微一笑，合十行礼，并不答话，转身便走。郭襄叫道：“觉远大师，你不认得我了么？我是郭襄啊。”觉远又是回首一笑，点了点头，这次更不停步。郭襄又道：“是谁用铁链绑住了你？如何这般虐待你？”觉远左掌伸到脑后摇了几摇，示意她不必再问。

郭襄见了这等怪事，如何肯不弄个明白？当下飞步追赶，想抢在他面前拦住，岂知觉远虽然全身带了铁链，又挑着一对大铁桶，但郭襄快步追赶，始终抢不到他身前。郭襄童心

大起，展开家传轻功，双足一点，身子飞起，伸手往铁桶边上抓去，眼见这一下必能抓中。不料落手时终究还是差了两寸。郭襄叫道：“大和尚，这般好本事，我非追上你不可。”但见觉远不疾不徐的迈步而行，铁链声当啷当啷有如乐音，越走越高，直至后山。

郭襄直奔得气喘渐急，但仍和他相距丈余，不由得心中佩服：“爹爹妈妈在华山之上，便说这位大和尚武功极高，当时我还不大相信，今日一试，才知爹妈的话果然不错。”

只见觉远转身走到一间小屋之后，将铁桶中的两桶水都倒进了一口井中。郭襄大奇，叫道：“大和尚，你莫非疯了，挑水倒在井中干么？”觉远神色平和，只摇了摇头。郭襄忽有所悟，笑道：“啊，你是在练一门高深的武功。”觉远又摇了摇头。

郭襄心中着恼，说道：“我刚才明明听得你在念经，又不是哑了，怎地不答我的话？”觉远合十行礼，脸上似有歉意，一言不发，挑了铁桶便下山去。郭襄探头井口向下望去，只见井水清澈，也无特异之处，怔怔望着觉远的背影，心中满是疑窦。

她适才一阵追赶，微感心浮气躁，于是坐在井栏圈上，观看四下风景，这时置身处已高于少林寺所有屋宇，但见少室山层崖刺天，横若列屏，崖下风烟飘渺，寺中钟声随风送上，令人一洗烦俗之气。郭襄心想：“这和尚的弟子不知在哪里，和尚既不肯说，我去问那个少年便了。”当下信步落山，去找觉远的弟子张君宝来问。走了一程，忽听得铁链声响，觉远又挑了水上来。郭襄闪身躲在树后，心想：“我暗中瞧瞧他

到底在捣甚么鬼。”

铁链声渐近，只见觉远仍是挑着那对铁桶，手中却拿着一本书，全神贯注的轻声诵读。郭襄待他走到身边，猛地里跃出，叫道：“大和尚，你看甚么书？”

觉远失声叫道：“啊哟，吓了我一跳，原来是你。”郭襄笑道：“你装哑巴装不成了罢，怎么说话了？”觉远微有惊色，向左右一望，摇了摇手。郭襄道：“你怕甚么？”

觉远还未回答，突然树林中转出两个灰衣僧人，一高一矮。那瘦长僧人喝道：“觉远，不守戒法，擅自开口说话，何况又和庙外生人对答，更何况又和年轻女子说话？这便见戒律堂首座去。”觉远垂头丧气，点了点头，跟在那两个僧人之后。

郭襄大为惊怒，喝道：“天下还有不许人说话的规矩么？我识得这位大师，我自跟他说话，干你们何事？”那瘦长僧人白眼一翻，说道：“千年以来，少林寺向不许女流擅入。姑娘请下山去罢，免得自讨没趣。”郭襄心中更怒，说道：“女流便怎样？难道女子便不是人？你们干么难为这位觉远大师？既用铁链捆绑他，又不许他说话？”那僧人冷冷的道：“本寺之事，便是皇帝也管不着。何劳姑娘多问？”

郭襄怒道：“这位大师是忠厚老实的好人，你们欺他仁善，便这般折磨于他，哼哼，天鸣禅师呢？无色和尚、无相和尚在哪里？你去叫他们出来，我倒要问问这个道理。”

两个僧人听了都是一惊。天鸣禅师是少林寺方丈，无色禅师是本寺罗汉堂首座，无相禅师是达摩堂首座，三人位望尊崇，寺中僧侣向来只称“老方丈”、“罗汉堂座师”、“达摩

堂座师”，从来不敢提及法名，岂知一个年轻女子竟敢上山来大呼小叫，直斥其名。

那两名僧人都是戒律堂首座的弟子，奉了座师之命，监视觉远，这时听郭襄言语莽撞，那瘦长僧人喝道：“女施主再在佛门清净之地滋扰，莫怪小僧无礼。”

郭襄道：“难道我还怕了你这和尚？你快快把觉远大师身上的铁链除去，那便算了，否则我找天鸣老和尚算帐去。”

那矮僧听郭襄出言无状，又见她腰悬短剑，沉着嗓子道：“你把兵刃留下，我们也不来跟你一般见识，快下山去罢。”郭襄摘下短剑，双手托起，冷笑道：“好罢，谨遵台命。”

那矮僧自幼在少林寺出家，一向听师伯、师叔、师兄们说少林寺是天下武学的总源，又听说不论名望多大、本领多强的武林高手，从不敢携带兵刃走进少林寺出门。这年轻姑娘虽然未入寺门，但已在少林寺范围之内，只道她真是怕了，乖乖交出短剑，于是伸手便去接剑。他手指刚碰到剑鞘，突然间手臂剧震，如中电掣，但觉一股强力从短剑上传了过来，推得他向后急仰，立足不定，登时摔倒。他身在斜坡之上，一经摔倒，便骨碌碌的向下滚了数丈，好容易硬生生的撑住，这才不再滚动。

那瘦长僧人又惊又怒，喝道：“你吃了狮子心豹子胆，竟到少林寺撒野来啦！”转过身来，踏前一步，右手一拳击出，左掌跟着在右拳上一搭，变成双掌下劈，正是“闯少林”第二十八势“翻身劈击”。

郭襄握住剑柄，连剑带鞘向他肩头砸去。那僧人沉肩回掌，来抓剑鞘。觉远在旁瞧得惶急，大叫：“别动手，别动手！”

有话好说。”便在此时，那僧人右手已抓住剑鞘，正却运动劲里夺，猛觉手心一震，双臂隐隐酸麻，只叫得一声：“不好！”郭襄左腿横扫，已将他踢下坡去。他所受的这一招比那矮僧重得多，一路翻滚，头脸上擦出不少鲜血，这才停住。

郭襄心道：“我上少林寺来是打听大哥哥的讯息，平白无端的跟他们动手，当真好没来由。”眼见觉远愁眉苦脸的站在一旁，当即抽出短剑，便往他手脚上的铁链削去。这短剑虽非稀世奇珍，却也是极锋锐的利器，只听得当啷啷几声响，铁链断了三条。觉远连呼：“使不得，使不得！”郭襄道：“甚么使不得？”指着正向寺内奔去的高矮二僧说道：“这两个恶和尚是奔去报讯，咱们快走。你那个姓张的小徒儿呢？带了他一起走罢！”觉远只是摇手。忽听得身后一人说道：“多谢姑娘关怀，小的在这儿。”

郭襄回过头来，只见身后站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，粗眉大眼，身材魁伟，脸上却犹带稚气，正是三年前曾在华山之巅会过的张君宝。比之当日，他身形已高了许多，但容貌无甚改变。郭襄大喜，说道：“这里的恶和尚欺侮你师父，咱们走罢。”张君宝摇头道：“没有谁欺侮我师父啊。”郭襄指着觉远道：“那两个恶和尚用铁链锁着你师父，连一句话也不许他说，还不是欺侮？”觉远苦笑摇头，指了指山下，示意郭襄及早脱身，免惹事端。

郭襄明知少林寺中武功胜过她的人不计其数，但既见了眼前的不平之事，决不能便此撒手不顾；可是却又担心寺中好手出来截拦，当下一手拉了觉远，一手拉了张君宝，顿足道：“快走快走，有甚么事，下山去慢慢说不好么？”两人只

是不动。

忽见山坡下寺院边门中冲出七八名僧人，手提齐眉木棍，吆喝道：“哪里来的野姑娘，胆敢来少林寺撒野？”张君宝提起嗓子叫道：“各位师兄不得无礼，这位是……”

郭襄忙道：“别说我名字。”她想今日的祸事看来闯得不小，说不定闹下去会不可收拾，可别牵累到爹爹妈妈，又补上一句：“咱们翻山走罢！千万别提我爹爹妈妈和朋友的姓名。”只听得背后山顶上吆喝声响，又涌出七八名僧人来。

郭襄见前后都出现了僧人，秀眉深蹙，急道：“你们两个婆婆妈妈，没点男子汉气概！到底走不走？”张君宝道：“师父，郭姑娘一片好意……”

便在此时，下面边门中又窜出四名黄衣僧人，飕飕的奔上坡来，手中都没兵器，但身法迅捷，衣襟带风，武功颇为了得。郭襄见这般情势，便想单独脱身亦已不能，索性凝气卓立，静观其变。当先一名僧人奔到离她四丈之处，朗声说道：“罗汉堂首座尊师传谕：着来人放下兵刃，在山下一苇亭中陈明详情，听由法谕。”

郭襄冷笑道：“少林寺的大和尚官派十足，官腔打得倒好听。请问各位大和尚做的是大宋皇帝的官儿呢，还是做蒙古皇帝的官？”

这时淮水以北，大宋国土均已沦陷，少林寺所在之地自也早该归蒙古管，只是蒙古大军连年进攻襄阳不克，忙于调兵遣将，也无余力来理会丛林寺观的事，因此少林寺一如其旧，与前并无不同。那僧人听郭襄讥刺之言甚是厉害，不由得脸上一红，心中也觉对外人下令传谕有些不妥，合十说道：